生活散记

故园秋事

□李成海

一场秋雨,一层清寒。

评梅广场的银杏次第泛黄,落叶簌簌铺了一地。来往的游人三三两两,弯腰拾叶,驻足拍照,热热闹闹凑着秋的光景。可我总觉得,城里的秋天终究是浅薄的。没有烟火的温度,没有岁月的沉淀,更没有半分泥土养出来的踏实。这般浮在表面的秋色看多了,反倒愈发惦念起故乡往日扎扎实实的秋天。

故乡的秋,是清清楚楚写在庄户人脸上的。

一入秋,整个村子就骤然紧张了起来。庄稼人忙了一整年,春种夏耘,所有的血汗与指望,都压在秋收这几日里。村里不分老少,人人不得清闲,白日在地里奔忙,夜里也牵念着田事,三餐常常草草应付,只为抢抓农时,守住一年收成。田埂上遇见乡邻,个个行色匆匆,点头致意,便各自低头赶路。年年秋收,年年劳碌,村里人早已习惯,不喊苦,不叫累,只默默熬着、干着,稳稳攥住一家人的生计。

我年少时,亲眼见过农人抢收的辛劳。记得一年深秋,夜里狂风大作,乌云压顶,暴雨眼看就要落下。天还未亮,父亲便摸黑起身,踏露下地割谷。等我清晨送饭赶到田头,整片田地的谷子,早已整整齐齐倒伏在原野上。父亲坐在微凉的田埂上抽着旱烟,满身尘土,不见半点疲态,只余尘埃落定的安稳。一季口粮保住了,心里就踏实了。庄稼人的念想从来简单,不求富贵,只求岁岁耕耘,秋有所获,便是一年最好的圆满。

故乡的秋,从不是虚浮的景致,而是铺在庄户人眼底、家家户户门前的鲜活实景。

秋收过后,村庄便换了模样。家家户户的墙头、院坝、房顶,满满当当晒着一年的收成。红的高粱,黄的玉米,沉实的谷穗,层层叠叠,质朴热烈。这不是刻意雕琢的风景,是土地历经四季风雨,实打实孕育出来的秋色,踏实、厚重,带着烟火的气息。

门前老树下,母亲细细打理着秋收的作物,长长的倭瓜蔓晾晒在树枝间,青黄交错,自成一道淳朴的秋景。远处山洼里,父亲头戴草帽躬身刨地,镢头起落间,松软的泥土翻卷,圆润金黄的土豆顺着坡地滚落,粗粝纯粹,皆是大地最诚恳的馈赠。

故乡的秋,不只是满眼收成,更是庄稼人最看重的脸面。

秋收落幕,晒粮打谷,是村里最热闹的时日。邻里互相串门,总要悄悄望望各家的谷场。谁家收成殷实,谁家收成单薄,谁家勤快精细,谁家敷衍偷懒,一眼便知,闲谈之间尽数分明。我有个堂哥,格外看重秋收的收成。粮食堆起来之后,总爱悄悄去比对各家的玉米垛,自家的总要比旁人的高大才甘心,常常为了收成好坏,和人争得面红耳赤。

土地最是公允,从不骗人。勤谨便有丰收,懈怠便有亏欠。从前的农人,不怕劳作辛苦,最怕年成不济。一季丰收,便能慰藉整年的血汗,是庄稼人最朴素的体面与底气。

只是这般热闹滚烫的光景,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前些日子回村,看望留守的老哥,随口问及秋收。他语气平淡,听不出悲喜,却藏着掩不住的落寞。年岁大了,气力不济,再也扛不住重活,如今只守着门前两亩薄田,勉强耕种度日。

村里大片肥沃良田,早已荒草丛生,无人耕种。祖辈种了一辈子的土地,如今早已撂荒,反倒成了野猪栖息觅食的去处。昔日全村老少抢收秋粮、人声鼎沸的景象,早已彻底不见。偌大的村庄,人烟寥落,一季的收成寥寥无几,他一人一担,便能挑尽全村的秋收。

几句寻常家常,轻飘飘地,压在心底,却是说不出的荒芜与怅然。

前几日刷到一段短视频,心里更是五味杂陈。一个城里的年轻小伙,被家人唤回乡下收秋。辛苦数日把庄稼收完,他细细算账,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的开销,一番劳碌,几乎一无所获,算是白忙一场。他便劝家里长辈,往后不要再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农活。

年轻人终究是不懂乡下人的。他们算的是账目、是得失,却看不懂老一辈守地的心思。在年轻人眼里,秋收只是受累的苦差,是亏本的营生,不值一提。可庄稼人守了一辈子土地,早已不是单单为了挣钱,守的是一辈子的习惯,是扎根在泥土里的念想。

如今太多人,生在乡土,长在农田,心却早已飘向城市,离土地越来越远。年轻人怕种地的苦,但凡有别的出路,很少愿意躬身下地。他们看不惯老人守着薄田荒地,只觉得固执迂腐,却不知道这片土地养活了几代先人,装着乡下人放不下的执念。两代人隔着的,不只是年纪,还有难以相通的心境。

从前的秋收,苦是真的苦,欢喜也是真的欢喜。农人从不抱怨劳碌,只要谷穗饱满、粮食满仓,所有辛苦便都值得。看见邻里丰收,会暗自反省自己耕耘不周;被人夸赞年成好,嘴上谦逊推辞,眼底的欢喜藏不住。这份泥土赋予的简单满足,陪着农人过了一年又一年,如今终究慢慢消散,难再寻觅。

日子一年年过,土地留不住年轻人,也留不住旧时光。

外出的后辈大多不愿再回来,村里只剩年迈的老人,守着萧条的村庄与荒芜的田地。旁人只看见清贫与徒劳,唯有老人自己清楚,心里那点盼丰收、守田地的念想,始终舍不得放下。

秋风岁岁如故。种地的老人慢慢老去,新生的孩子长在故土,却从未见过真正的秋收。他们不知耕耘之苦,不懂土地之恩,不曾见过遍地人忙、满院秋光的热闹秋景。

田垄间奔走的身影、墙头斑斓的秋色、村庄温热的烟火,都在岁月里悄悄褪去,归于沉寂。

故乡的秋,终究是变了。秋风依旧年年吹过山野,只是那股混着谷香与人声的乡土气息,越来越淡了。

错季海棠

□贾志强

小区里那株海棠居然又要开花了。

说“又”是有原因的。春天的时候,小区里的花已经张扬恣肆地开过一次,现在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枝头竟又冒出一些花苞来。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小区遛弯,不经意间,看到那株海棠顶上有星星点点的红,便有些好奇。走近了探寻,却见几个花苞簇拥在一起,似一丝嫣红浮在枝头;而旁边滴里嘟噜悬着几枚海棠果,花实同枝,甚是有趣。一边开花一边结果,这在南方并不稀奇,但在北方却真不多见,便指给父亲看。

父亲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便背着手继续向前走,嘴里嘟哝着:“‘寒露百草枯,霜降水流稠。’都要到寒露了,这哪是你开花的季节?真以为自己是菊花呀?”

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骨子里藏着对节令的天然遵从,无论农事还是生活,都要依着节令走,况且,九十多岁了,还有什么新奇的事情能勾起他的兴趣?

我听出父亲的不以为意,只好紧走几步,跟上父亲的脚步。

父亲住在镇上。以前,这样的北方小镇多是些杨树、柳树、槐树,果木也多是苹果、梨、桃之类;海棠树并不多见,偶尔见到一株也不认识,直到别人指给我看,才依稀觉得不同,当作一个稀罕物。直到前些年城镇改造,突然就多了些口袋公园,遍植海棠和樱花;小区里也散种了海棠与山楂,我对海棠才渐渐熟稔起来。春天看花,秋天观果,皆是赏心悦目的事情。

但真正见到海棠在秋风里打朵儿,还是头一遭。想着它餐风饮露独自绽放,好奇中竟多了一份牵挂。

我与父亲遛弯有两条路,自从心中有了这份惦念,每次出门便刻意地选择那条种着海棠树的路。还有一段距离,便将目光凝在那株海棠上,试图找到一丝微妙的变化。及至近了,总是忍不住驻足多看一眼,从花苞到花蕾再到花朵,从嫣红到浅粉再到妃色,倒比在春日里赏花浅尝辄止更多了一份留意。

隔日再次经过,远远就见几个妇人在指指点点,想着是在说那株海棠。到了跟前,便听见她们的议论。

“这花开得真不是时候,果都该摘了,又冒出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吧?”

“还真是的。我娘家村上,那年也是秋天,忽然就有好几棵苹果树都开了花。你猜怎么着?第二年村里收成不好,有人便说是花妖闹的。”

这些闲话自然当不得真,但听到“花妖”二字,刀郎那首同名歌曲《花妖》便不自觉地浮上心头,一时间,竟似有隐隐的胭脂味在时间的年轮上氤氲。

回家继续读《红楼梦》。正好读到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的章节,讲的也是错季海棠开花的情节。

怡红院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但在冬月的时候忽然就又开了,一时间惊动了贾府众人,连贾母都带着子孙来赏花。有人说是好兆——家有喜事,这花先来报到;有人说是凶兆——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并建议砍去。最后,贾母一锤定音:“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

贾府的海棠是在阴历十一月开的,应该已是冬天。海棠二次开花虽少见,却并非孤例:贾府在冬日尚因“小阳春”和暖催出花来,小城在寒露前遇着回暖,冒出几朵花苞,也就不足为怪了。花开即是花开,花落即是花落,这本是古已有之的自然现象,大可不必与吉凶祸福挂起钩来。

接下来几天是连阴的天气。秋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竟有些不分昼夜。我窝在家里陪父亲,心里却时不时冒出一个念头——那株开花的海棠怎么样了?等到雨小一些,我便撑了伞前去探望。枝头却没了花的影子,风雨早已抹去了花朵的痕迹,只有残存的花萼依稀可辨,似是海棠二度开花的证明。

终究还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寻差了罗盘经,错生在这秋风秋雨里。可花非妖,不过是节令偶有错位。开过,落过,便不必再等;留一缕枯黄在时间树下,足矣。

诗词曲赋

把思念收藏在季节里

(组 诗)

□白瑞勤

我多想……

多想让这暮色再停留一会儿
多想让炊烟再慢一些
斜过屋顶

这时,整个村庄从夕阳里走出
还是那样安静
远处的山染上了黛色
端坐着
像一位老人

一个个院子里
鸡进了窝
外出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
我走进家门,像往常一样
喊一声:妈,我回来了

这一次,她没有从厨房走出来
没有在系着的围裙上擦手
没有笑着接过我的背包

我又喊一声:妈,我回来了
——没有回应

屋子里一下子就空了
我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像坠入悬崖

目送晚秋

旷野与道路,还在向前延伸
一排排树木静静肃立
槐树、杨树、梧桐、银杏……
目送自己的叶子,一片片飘落

每年都有事物慢慢老去
如同这些落叶
曾经欢舞、歌唱,怀抱着快乐和梦想
此刻却像辞别母亲的孩子

屈从于时光与生活
它们佝偻着,走过原野与小巷
秋风收干了汗水
夕阳,伏在它们脊背上

满地落叶依旧像人间的伙伴
沉在各自的宿命里
看时光轮换五彩衣衫
看炊烟缓缓升起
看世间潮起潮落
任自己与这个秋天,一起穿越冰雪

你听过它们的诉说吗
我只知道,它们从不追问存在的意义

一盏灯火亮起

收获的时节,也包括友谊
成熟,却噙着泪水
为这陌生的人间
人们像老马一样不停奔走

露水与叶子低声私语
那低语,淹没在列车滚滚的轰鸣声中

我究竟错过了什么
秋风与落日孵出脆弱的记忆

一些被视作知己和朋友的人
实际上早已离去
而我,仍在心里临摹他们的模样

孤独姗姗来迟,黄昏的雾
吞噬来时的路

我披着暮色回家
抖落衣袖上的苍茫,一盏灯火亮起
微笑着,向我招手